

■ 陆京生

2001年8月初,四川省巴中市的市民们发现,常在报纸、电视上抛头露面的副市长侯必贵突然从媒体上消失了。不久,人们得知,侯必贵已被四川省纪委“双规”。2002年7月初,四川电视台“廉政经纬”栏目披露了侯必贵的案情——他用搞赌博赢来的钱和接受的礼金等共计30多万元包养了一个叫杨蓉的情人,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坠入情网,权色交易也缠绵

侯必贵是个穷孩子出身,1971年时,他被乡里聘为民办教师,不久,当上县水利局的技术员。从此,侯必贵从这个川东小县城起步,在官场一路顺风——他任过某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副县长,巴中市乡镇企业局局长等职务。1995年10月,任平昌县长,1998年任县委书记兼人大主任。2000年,巴中地区撤地建市时,他被省委批准为市委常委候选人,虽然落选,但时隔20天,他又被选为巴中市副市长。

侯必贵与杨蓉是1995年11月的一天晚上认识的。那时,他任县长还不到一个月,县里来了客人,他陪客人去唱歌跳舞,杨蓉当时在这个名叫“平昌娱乐城”的地方上班。娱乐城老板见县长大驾光临,特意叫来漂亮的杨蓉陪同跳舞。年仅19岁的杨蓉热情大方、风情万种、容貌姣好,侯必贵被通体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杨蓉深深吸引,情不自禁地赞叹:“小杨,你歌唱得好,舞跳得好,人长得更好!”

侯必贵对杨蓉一见倾心。第三天,县里来了客人,侯必贵迫不及待地叫人安排到平昌娱乐城。当晚,老板给侯必贵安排了另一个小姐,但他拒绝道:“还是让小杨陪吧。”此后的十多天里,侯必贵又数次光顾平昌娱乐城。有时没有客人,他也要到那里去“轻松轻松”,而且每次都只要杨蓉陪他。开初,杨蓉总尊称他侯县长,但他纠正说:“叫县长太见外了,就叫我侯哥吧,这样亲热些。”

对侯必贵的心思,长期周旋在灯红酒绿之中的杨蓉心知肚明,但她一开始并没有投怀送抱。一是因她当时已名花有主,再委身于侯,怕引起纠纷;二是舞厅小姐大多善于“吊胃口”,杨蓉自然也掌控自如;三是据杨蓉后来讲:“别看他贵为县长,本姑娘眼里根本没有

为情而赌， 副市长梦断桃花劫

他。”她说侯必贵个子不到一米七,属于二等残废,且骨瘦如柴,没有当官人的气质和风度,还一嘴暴牙,令人恐怖”……

这年12月,平昌娱乐城因经营不善倒闭,杨蓉也被迫“下岗”,这时,她的第一反应便是“去找侯县长另谋职业”!但真要去时,杨蓉又犹豫了,她曾听人讲,侯必贵当上领导后,老家的兄妹们求侯必贵给找份工作,被他坚决拒绝,并对他们说:“身为共产党的干部,我厌恶任人惟亲,也决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蓉思忖:侯必贵连自己的同胞兄妹都不肯安排工作,他会给我这个相识还不到一个月的外人一个饭碗吗?但回想起侯必贵对自己“欣赏”的目光和赞叹的言语,杨蓉又看到了希望。

一天晚上,杨蓉找到了侯必贵的住处,侯必贵兴奋不已,端茶送水,关怀备至。杨蓉不失时机地向他倾诉失业的苦恼和在家闲居的无聊,并试探着要求“侯哥帮忙找个事做”。话出口时她还生怕侯必贵也像拒绝亲兄妹一样拒绝自己。不料,侯必贵却大包大揽地问:“这点小事,怎么不早给侯哥讲?说,你愿意到哪里?”杨蓉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期期艾艾地说:“随便找个企业吧!”杨蓉话音未落,侯必贵便打断她:“没出息,到什么企业!要找就找个行政单位,最差也要找个事业单位!”杨蓉喜出望外,连声说:“侯哥,那就全拜托你了!”侯必贵看着杨蓉的漂亮脸蛋上兴奋的红晕,一时不知道如何开口。杨蓉看准时机,打破沉寂,把手伸进侯必贵那双干瘦的手中娇嗔道:“侯哥,你屋里好冷哟!”这个挑逗动作让早就心旌摇曳的侯必贵刹时欲火升腾,一把将朝思夜想的杨蓉揽进怀中,喘着粗气说:“冷吗?来,侯哥为你暖和暖和!”接着,二人热烈地拥抱亲吻着滚到了床上……

侯必贵办事效率极高,与杨蓉发生性关系的几天后,他就批示有关部门将杨蓉安排到了平昌县粮食局职工学校。该校属事业单位,没有多少油水,根据侯必贵的旨意,杨蓉只在那里挂个名,便到城里效益较好的某镇粮站上班了。随着与侯必贵感情的日渐加深,杨蓉的单位越调越好——几个月后,她又成了县劳动局的工作人员。

此时,侯必贵已完全把杨蓉纳入“自己的女人”的范畴,他要全方位包装自己的女人。他认为,一个县长的女人在各个方面都应有档次。侯必贵又开始操心杨蓉的文凭,从1997年9月到1999年6月,他拿出2万元学杂费和近2万元的生活费,送杨蓉到四川省行政财贸管理干部学院读书。杨蓉在成都读书期间,侯必贵让人把她录用成了国家干部。1999年7月,杨蓉毕业后不愿意再回到平昌小县,滞留在成都,却一直在平昌县劳动局领着工资。

在这场权色交易中,受益的不仅仅只有杨蓉。与侯必贵好上后的6年间,她的5个亲友都从那些即将倒闭的企业或经济效益不好的单位调到了平昌县的要害部门。

绞尽脑汁,苦心敛财为“痴情”

与杨蓉“约起”(注:四川方言,通奸的意思)后,侯必贵首先遇到了缺钱的难题,他觉得,自己是有身份的人,养女人像铁公鸡一毛不拔太没面子。况且一个才19岁的姑娘跟着一个40岁的大男人,自己不表示表示好意思吗?更重要的是,那杨蓉在钱的问题上从来就很主动。1996年9月,杨蓉在劳动局分得一套住房,给侯必贵打电话要钱装修,侯必贵马上献上一万元钱,并说:“今后有困难就找我,别客气。”杨蓉还真不客气,1997年元旦和春节,侯必贵刚给她1.2万元的过年钱,4月,他到重庆原四川省委第二党校学习,才走几天,杨蓉便心急火燎地打电话说:“我急需钱用,你又在重庆,怎么办嘛?”侯必贵一边好言安抚,一边打电话到县里,让部下到单位借了5000元给杨蓉送去。


杨蓉经常伸手数千数万地要钱,侯必贵感到负担沉重,他每月的工资就那么一千多元,即使一分不用全交给杨蓉也难以满足其要求。但他不愿失去杨蓉,决计设法捞钱去“滋润”与情妇的关系。

侯必贵不傻,他知道自己是一县之长,只要愿意,能搞到钱的渠道很多。但贪污受贿的风险太大,轻易干不得,他便变换一种形式,通过“诈金花”这种“与民同乐,广交朋友”的赌博方式敛财。

据纪委查实:侯必贵任平昌县长、县委书记期间,与该县部分干部用扑克牌“诈金花”的形式赌博20余次。

侯必贵赌博从来都是赢家。一次“诈金花”比大小,有一个拿3个A的赢家亮牌说:“我最大!”该往外掏钱的侯必贵阴着脸问:“在平昌这地方谁最大?”那人忙改口说:“当然是侯书记最大!这一回不算。”侯必贵只赢不输的赌风使得赌友们敬而远之,在平昌县的一些干部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侯必贵晚上打电话。”其实,侯必贵聚众赌博也不完全在晚上,到基层检查工作,到外地考察,开会出差,侯必贵都要“忙里偷闲”地召集赌友们“来几把”。赢了钱,侯必贵自然忘不了杨蓉。1999年国庆节,杨蓉与侯必贵一起经过重庆回成都,侯必贵在重庆八一招待所“诈金花”赢钱1000元,赶紧全数给了杨蓉。

光凭赌博敛财费时费力,于是,侯必贵开始伸手接受逢年过节、生日、住院部下们送来的“红包”。据他自己后来交代,几年间,他共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



送来现金42万元。搞到了钱,侯必贵对杨蓉也格外大方。他给杨蓉的“过年钱”、“生日钱”少则上千,

多则2万元。给杨蓉买只8000多元的手表,他连眼都不眨一下,给她买价值4000多元的手机,他说:“值,因为这是我们联络感情的工具。从1996年春节至2001年2月,侯必贵先后给杨蓉现金28.4万元。为杨蓉购买项链、钻石戒指、手表等物品共计2.48万元。”

侯必贵有时也不免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担惊受怕,不断地找“高人”为自己算命,他听信算命先生的话,在敛财的同时“散财”。可他又不愿肥水流入外人田,便把“财”往杨蓉处“散”。1998年8月,侯必贵在成都花园宾馆与杨蓉幽会时,杨蓉启发“他买房子,想到算命先生要‘散财’”的吩咐,他当即给她1万元购房款。当月,杨蓉回到平昌县,侯必贵又将8万元装入一纸袋让人送到杨蓉家。2000年1月和2月,侯必贵又给杨蓉送购房款9万元。钱凑足后,2000年7月,杨蓉用26万余元在成都购买了一套118平方米的住房。

赢得了杨蓉的欢心,侯必贵却无法平息家庭内战的烽烟。侯必贵的爱人黄芸贤淑端庄,为人宽容善良,1995年10月,侯必贵调平昌县任县长时,她鼓励丈夫:“好好干吧,用不着操心家里的事,一切有我!”哪料想,侯必贵到平昌刚一个多月便与杨蓉好上了。从那以后,他忙着给杨蓉调工作,忙着送她上学深造,忙着送钱送物,忙着约会偷情,妻子和孩子的模样在他的记忆中一天天模糊。

当黄芸察觉到丈夫与杨蓉的不正当关系后,强压怒火与丈夫进行了一次长谈,希望他维护在官场的形象,及时割断与杨蓉的关系。不料,侯必贵极不耐烦地反问妻子:“说我与杨蓉有不正当的关系,你的证据在哪里?”

为了用证据“说服”丈夫,黄芸曾假意到外地出差,半途“杀回马枪”回到平昌县观察动静,侯必贵到成都开会,她也不辞辛劳地千里奔袭。后来,黄芸干脆从巴中市调到平昌县地税局。但她的所有功夫都白费

了,侯必贵与杨蓉的关系从未间断,可黄芸却一次也没有发现过。

虽在妻子面前理直气壮,但侯必贵知道事实是掩盖不了的。“三讲”期间,有人在会上旁敲侧击地影射领导情妇的问题,使得侯必贵坐立不安。他也曾想将自己的问题向市委主要领导和省委派驻的“三讲”巡视组坦白交待,但又患得患失,心存侥幸,一次次与改过的机会擦肩而过。

自作多情 六年情爱一朝散

侯必贵如履薄冰地在爱人和情妇、情感与理智之间周旋着。妻子倒好应付,而杨蓉那儿却没那么简单。1999年,杨蓉毕业后,再也不肯回平昌,缠着侯必贵在成都给她找工作。侯必贵四处托人,好不容易在一家企业为她谋得了一个职位,杨蓉又要侯必贵在成都给她买套房子。房子买好了,杨蓉又提出要侯给她一个名分。

杨蓉的要求越来越多,压得侯必贵喘不过气儿来。他想试着和爱人离婚,还来不及说出口,正好组织上考察原巴中地区撤地建市后市委常委的人选,吓得他再也不敢吱声。他沮丧地对杨蓉说:“小蓉,我们的事看来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你年龄也不小了,还是找个合适的对象结婚吧。”不料,杨蓉一听便潸然泪下,哭死哭活地说:“我19岁便跟着你,到了今天,我生是你侯必贵的人,死是你侯必贵的鬼!”侯必贵只有好言相哄说:“我也想同你结婚,可如果我现在闹离婚,就会失去升迁的机会,搞不好还会挨处分。”他信誓旦旦地许诺:“只要我没事,你的一切我不会不管,今后你结婚所需的钱物全由我负责……”

在侯必贵的劝说下,2000年初,杨蓉终于有了男友。侯必贵在如释重负的同时又怅然若失,他痛苦地发现,自己虽然厌烦杨蓉没完没了地要钱要物、提无理要求,但在感情深处,却真有些离不开她。特别是在杨蓉刚交男朋友的那段时间,他食不甘味,夜夜难眠,在杨蓉已有男友的一年多中,他又主动“死灰复燃”了与杨蓉的不正当关系。他一次次地与杨蓉约会,一次次地后悔自己意志薄弱,就这样,侯必贵欲与杨蓉“断”的计划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中变得遥遥无期……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这段孽缘的报应悄悄降临了:2001年8月,侯必贵被四川省纪委立案调查。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更为沉重的打击一同到来——与杨蓉“约起”后,1999年杨蓉生下一个儿子,这令与妻子无亲生儿女的侯必贵欣喜若狂。但等到自己被调查后,侯必贵才知道那儿子并不是自己的,不禁仰天长叹:“这种打击比被纪委查处还要大!”

编辑 张晓雷